



第一部曲

民國九十九年（2010）我跟二弟，侄兒信平、孫兒承翰，一起回到祖籍地棗陽。我們都是第一次回去，那年我已 69、二弟 67、侄子信平 28、孫兒 11 歲。

我父親生前很少聊起他的老家，所以我們對棗陽，可以說毫無印象，至於父親出生地：大河灣更是知之甚少，只知道爺爺（奶奶已過世）、伯父母及堂哥。爺爺為農家，廣植棉花，也做賣油生意（這是母親對我們說的）。

158 父親為革命軍人，在來台灣之前，因長年與部隊在外出生入死，除了關心，和子女互動並不多，父親身係軍人使命，寡言少笑，更遑論談及故鄉的種種了。換言之，母親對我們子女總是知無不談，特別親近，耳聽母親細述湖南岳陽的老家親人、求學、初嫁人妻、生娃子等..... 滿滿的故事。但對父親老家湖北棗陽卻是一無所知。

但我們姓杜，祖籍棗陽畢竟是我們血緣的根，自然有著濃濃的情感，年紀越大，越是覺得自己應該認識自己的老家。我跟在美國的二弟約好，決定找個時間回去看看棗陽。

說老實話，我們兄弟對棗陽毫無印象（只認識地圖的棗陽），至於老家的親人也不識一個。跟我們一起來台的堂哥，因離家到武昌念書時，只有十五、六歲，很多事不是說不清楚，就是忘了，要不就是三言兩語而過（對不起俊哥，你的寡言是種美德，別怪我在這說您，一笑）。

當我們到了棗陽，回到楊增的時候才知道「大河灣」已經改建成水庫，住在那邊的親人都被迫遷居，有些還移居棗陽其他地方了。那天雨下得不小，冒著大雨來「看」（歡迎）我們的親（鄉）人還不少哩！

我們像明星似的排排坐，讓大家「看個夠」，有人跟我們打招呼，有人說他跟父親或我們家族的往事。

哇，幾乎所有的人都姓杜，他們雖然沒見過父親，但都或多或少聽聞楊增出了個將軍杜鼎，他們引以為榮。這些姓杜的人，似乎個個跟我們都有關係，對我們產生「新奇與好感」。

弄了半天，我們總算在杜本秋的說明下，大概了解狀況。我跟二弟喊杜本秋為伯父（堂哥的父親），是當今見過先父，還健在唯一的親人。他還對我說，杜家的子孫，取名都以「首、紅、入、萬、進；立、本、見、信、天；何、尚、

有、定、禮；居、子、可、布、安」。父親是「本」輩，他名字應是杜本固（待查明），杜鼎是他外出上學從軍自取的名。

這麼說來，我們兄弟應是杜見泰、杜見岳、我孫兒應是杜天翰了，我的子女杜信立、信弘、信蓉；姪子信正信平，侄女信蘭、信華、信薇倒是合乎輩份哩。

第二天棗陽市衛生局長杜紹烽到酒店找我說，已跟我的親人聯繫上了，一位葉久林先生曾去過台灣，本想見見我，但未能如願。現知我來到棗陽，要跟他姊姊等親人與我見面，因為他姐姐是父親親姊姊的孫女。

紹烽約定晚上在飯店讓我們會面。我跟二弟又喜又驚，晚上帶著侄子、孫兒赴約。

一進飯店包廂，三女二男興奮與我們打招呼，其中一個中年婦人，很激動地重複對我們說：「終於找到您們了！我奶奶在臨終前還念著台灣的爺（指我父親）呢！」細聊後我才知道，她的奶奶是父親姐姐的孫女，老實說，我還真盤算不清，我跟她的關係。

她介紹其他幾位，年較輕的男人就是先前找我未果的葉久林及他太太，另一對是她妹妹夫婦，第五位也是妹妹。

大家坐定後席宴中，我聽到最多的話，應該是葉久林的大姐（記不得她先生姓啥）說的話，整理出來不外是：「奶奶自與弟（就是我父親）弟離別五十餘年中，一直都在想念著她的弟弟，後來知道他還健在，到了台灣，經過無數次的打聽，都無法聯絡到。直到嚥氣前，還告訴我們姐弟妹們說：『一定要找到台灣的爺』，我們以後一定要保持聯繫呀」。

返台後，我興高采烈地跟葉久林發信息、傳照片、邀他們來台灣遊覽……起先葉還有回訊，後來，也許他工作忙，漸漸地通 Email 也少了，雙方也就失了聯繫了！

最後我才搞清楚，是個烏龍事件，他們認錯人了！

第二部曲

到了第三年的某天，我突然從電子信箱收到一封署名「濁之清蓮」的信函，自稱為陳曉雲（簡體字是陳小云），她簡要訴說了她的故事，並附傳了他先生兄弟幼時跟父（已過世）母的照片，並告知他公公是我伯父（在台堂哥的父親）的兒子……等。

我半信半疑電問住在台東的堂兄屬實，再加上我也找到了他公公生前寫給先父的信函及照片，我相信曉雲所說的種種應是真的，不是烏龍。但我還是有些搞不懂，父親為何不把他已跟棗陽有過聯繫的事，告訴我們兄弟呢？

於是，我跟曉雲有了多次電子信箱的交流。我決定在次年再度返回故鄉棗陽，會見我們的「真親戚」。

民國一零一年的暑假，我跟著鄉友到了棗陽。第二天一早，曉雲帶著婆婆、先生杜軍跟兒子就來到我住宿的酒店與我見面。

當我到了大廳，看到他們的那一剎那，我突然感到一股熱流湧上，讓我直覺感受到親情的暖流。啊！他們就是我的親人 我們留著相同的血。



全家合影

杜軍開車把我帶回到在興隆的家，是一處一堂兩屋，中國大陸農家式的平房，住屋往上緩坡走去不遠，有杜軍哥哥杜峰一家人的住所，那天杜峰開車到他地工作，無發法趕回來，杜峰太太和獨女跟我打的招呼寒暄。

曉雲帶我瀏覽了她婆婆一手耕作的農地，有快要收成的玉米，有不同的瓜果跟蔬菜…。農忙時她也會下田幫忙，杜軍則從事運輸工作，往往經年累月長途在外地，不能常常回家。

我吃著他們自種的蔬菜和買回的雞、肉…。讓我大快朵頤，不亦樂乎。我傾聽她婆婆訴說爺爺過世的前後經過，也知道他們要離開家鄉到興隆的前因後果。我也了解他們目前生活情況及對未來的期望等。我靜靜聽著，淚在眼眶打轉我想到父親生前每到月亮圓亮的夜晚，他抬頭望月的情形…。他是在遙念他的故鄉啊！

當時我向他們表示，我們棗陽楊壩應該有座「杜氏祠堂」，但這個期望是個大「工程」，不但需要人力，更需要大額經費。但曉雲婆婆最大願望是希望買下屋後一片山地，並把位在棗陽先輩墳地移遷到興隆現住的山地，因為楊壩墓地逢雨就會淹水。

對於這個想法，我無法決定甚麼，因為我力量有限，也無法作出絕對性的決策。

吃完晚飯，杜軍夫婦送回棗陽市賓館。我答應他們會向市長反映買山的事情，並請曉雲替《棗陽文獻》撰文寫稿。

這次的親人「相逢會」，不時讓我激發出一股股說不出的特殊的感受，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棗陽人。

這次和與曉雲家取得連繫，是我們杜氏家族一次真正的「相逢」。

第三部曲

次年，也就是民國一零一年的暑假，我帶著孫女杜家盈三度回到棗陽，當然要到曉雲家「作客」。

這年家盈十六歲，剛考上五專，她跟曉雲同輩，自然叫曉雲為「姐姐」。上次趕回來的大哥杜峰，說甚麼也不能不見見我這個「爺爺」了。他跟弟弟杜軍一樣，也是開大車為業，只是杜軍開運輸車，他是開運沙石車，所以他的工作時間不定，若下雨半個月，他就半個月「清閒」。他看來不擅言談，看得出滿有個性的。

那天，輪到杜軍不在，他開車運輸遠地，無法趕回。

閒談中，我聽曉雲婆婆的意思，還是很希望把棗陽墓地遷來興隆。我則認為棗陽墓地葬的都是亡者衣冠，並非骨灰，所以遷移並不是很急迫。我們只要在自家設張祖宗牌位，每月農曆初一、十五、先輩生日、祭日，逢年過節日時，燒香誠心拜拜即可。

家盈對曉雲家的農地十分有興趣，到處都去瀏覽一番。曉雲在我心目中，是一個聰明、能力強、很有思想的一個現代女性，她的煩惱基本上有兩點，一是兒子即將上小學，希望兒子能上私立小學，雖然學費貴，名額少不易進去，但她認為值得，另一件是杜軍現在沒有自己的車，要花錢租車，很不划算，希望能買部運輸車，但買車要錢，經濟上有壓力。

我跟家盈直到八點多，才依依不捨告向他們告別，杜峰和曉雲要送我們，但因杜峰在晚飯時喝了不少酒，我極力婉拒他開車送我們。因為我早上跟台辦閒聊時，得知棗陽不久前有一位大學生被一個酒駕的人碾死，引起民眾憤怒，所以這陣子交警抓「酒駕」抓得很緊，一但被抓到酒駕，不但罰錢，還要沒收駕照，一年之後還得重新考試通過，才能重得駕照。

因此，我就不
要他開車送我們，坐
出租車就可以了。但
杜峰堅持要送，一再
說「沒事」，我也沒
堅持下去。

車開不了久，
在一個圓環轉彎處，
我們被交警「抓個正
著」，杜峰吹過測試
器後，立刻被判定
「酒駕」，當場扣留
駕照。



左起：杜峰、杜軍童年時與父母合影

資料一輸入電
腦，天老爺也無法挽救，盡管我請台辦的祁吉鋒幫忙，也無
濟於事。杜峰沒駕照，駕駛工作勢必會受影響了。

對這件事，我滿耿耿於懷，很是抱歉。如果我堅決不
讓杜峰送回酒店，也就不會發生駕照被扣的恨事了。

回台後，我以電子郵件問候曉雲等，曉雲回答說，杜
峰做臨時工，沒啥事。（我滿欣賞他們說「沒事兒」的那種
豪氣）。她還說杜軍買了車，為了要還貸款，她辭去上班工
作，跟著杜軍跑車，所以很忙碌，也常不在家……。

我簡要地回了電子信後，就好像突然斷了線，雙方就
沒有任何聯繫了。但我不時有時我也曾想過：杜峰應該拿到
駕照了，曉雲跟杜軍的貸款應該還清了，她的兒子一定長得
像杜軍一樣高了…。但是我就是沒有打開電腦…。（寫劇本
或文章當然除外）。

164 直到前陣子，我突然想起曉雲，順手打開電腦傳了一封簡信，映入眼簾的「濁之清蓮」四個字，不料字的內容，因格式不合而出現亂碼，但字裡行間「不聯繫不代表不想念，不聯繫不代表不掛念，」兩句話讓我心潮起了連漪，隨即回了信，也很快收到她的回信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看了來信，心潮起伏！原來，親人間的思念從來都是相互的！我們彼此都在掛念著，從未忘記！

對我大哥的事一直還記掛在心啊，爺爺，您早該釋懷了，他第二年又拿到駕證了，並沒有影響到生活！而且他很愛喝酒，去年又被交警查到了一次呢。

是的，我去年年初又生了二寶，是個閨女。大陸放開二胎政策後，很多家庭都添了新成員，算是大家同樂吧！

爺爺，您說把這次重新聯繫的事寫進棗陽文獻，那真是太好啦！在忙碌工作的同時，請多關照自己的身體，不要太累了！

爺爺，差點忘記了，還沒恭賀您喬遷之喜喲！

我們家的合影不是很多，因為平時不大聚在一起。兩個孩子的照片多點，我發幾張好了！

最後恭祝闔家安康，萬事遂心！

我很高興我們又有了「交集」，相信我們能夠很快地「再相逢」。

寫於民國 108 年（西元 2019）10 月 9 日